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农民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任务

袁银传

(武汉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 对农民积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我们党在革命与建设实践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培育新型农民、弘扬农民的主体意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是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应有之义。我国历史长期积淀下来的小农价值观,至今仍然阻碍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消解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占领农村思想阵地、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关键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改造和克服农民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小农价值观。

关键词 小农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中图分类号 :B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4970(2009)03-0036-05

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要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要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置换封建主义、资产阶级以及其他各种非无产阶级的价值观,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追求。在中国,小农价值观根深蒂固、影响深远,改造小农价值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农民,不仅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课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任务。

一、小农价值观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掣肘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封建小农国家,在旧中国小生产犹如汪洋大海,至今农民仍占全国总人口的绝大多数,而另外的非农村户口居民早两代可能也是农民出身,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小农价值观在中国有数千年的深厚根基,它不仅由小农的经济地位决定的物质根源,因而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居民中早已成为自发的文化心理、价值观念,而且由于封建统治阶级需要维持和巩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封建主义的政治制度,又把这种价值观念加以理论化、规范化,在很大的程度上使它同封建主义思想彼此相容,甚至水乳交融,成为长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意

识形态,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和极广的覆盖面,因而在中国具有小农价值观的人比具有小农经济地位的人还要多。小农价值观不仅存在于农村和农民之中,而且存在于城市,存在于广大工人、干部、知识分子之中。正如许多思想先驱敏锐地觉察到的,它几乎成了中国人的“国民性”。这种状况并没有因为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就马上结束。相反地,它仍然现实地存在着,并且纠缠着活人的头脑。要改变它,比改变小农的经济成分和小农的身份困难百倍。小农价值观至今仍然自觉、不自觉地对现实的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发生着强烈的影响,它极大地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消解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因此,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就要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改造和置换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小农价值观。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从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着手,改造传统的小农经济,走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改革和完善农村基层行政管理体制,建立健全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和社会保障制度,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稳固的体制

收稿日期:2009-06-1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2009 年度专项任务项目(09JD710013)

作者简介:袁银传(1965—),男,湖北云梦人,教授,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基础。但是,如果不克服阻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落后的、陈旧的思想观念,克服根深蒂固的小农价值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就无从谈起。在制约目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诸多因素中,农村生产力水平的落后、农村生态环境脆弱、农村科学技术的不发达、农民文化知识水平的低下、农村社会保障不健全以及旧体制遗留下来的弊端等等都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小农价值观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羁绊和掣肘却似乎不像上述因素那样容易为人们所重视。这也许是由于它是精神世界的事物,不像物质的事物那样容易把握;也许还由于它具有数千年的历史,在广大农民群众中不易自觉。然而它正是一个绝对不可忽视的巨大而顽强的存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只能从既有的社会基础出发,而小农价值观正好浸透了这块基地。要绕过它是不可能的,只能如实地承认它,妥善地对待它,正确地处理它和克服它。小农价值观作为前现代化的产物,就其本质来说,是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所要求的文化心理、价值观念不相容的,它必定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阻碍力量。这种力量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往往不是以反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面貌出现,而是以拥护和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身份起着无形的销蚀剂的作用,从而实际上消解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变形走样,从而实际上延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进程。

二、考察小农价值观历史命运的当代视域

小农价值观是在自然经济为基础、家族血缘为本位的前现代化环境中产生和形成的,是传统农业社会和民族国家在封闭孤立状态下的产物,其核心是“非主体性”价值观。作为与现代性所崇尚的“主体性”价值观的背离和反动,小农价值观受到广泛的批判,从现代化和文明的意义上说,这是绝对必须的 and 合理的。但是,从“反思现代性”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文化资源意义上对其进行历史审查和全面评价,其合理价值和文化借鉴意义,我们也决不能忽视。

小农价值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变革小农价值观、实现农民价值观念的现代转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以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由于社会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

体,社会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变革和现代化是与人的文化心理、价值观念的变革和现代化紧密相联的。人的文化心理、价值观念的变革和现代化既是社会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变革和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又是从事、进行这些变革和现代化的必要前提。社会现代化的真正启动、长足发展和最终完成,都需要有一种现代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的支撑。如果变革的主体——人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长期滞后于社会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的现代化,整个社会现代化进程就会受到阻碍,甚至会流于形式、空谈和“废纸一堆”,整个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就会毁于一旦。

关于文化心理、价值观念变革和现代化的重要意义,许多启蒙思想家和现代化问题专家都有深刻的论述。智利知识界领袖萨拉扎·班迪博士就曾经说过:“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的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也是一种心理状态^[13]”。著名的现代化问题专家、美国科学院院士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也指出:“痛切的教训使一些人开始体会和领悟到,那些完善的现代制度以及伴随而来的指导大纲、管理守则,本身是一些空的躯壳。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14]”。他还指出:“从传统主义到个人现代性的转变,缺少了这种渗透于国民精神活动之中的转变,无论一个国家的经济一时繁荣到何种程度,也不能说明这个国家能获得持久的进步,真正实现了现代化。当今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它的国民不经历这样一种心理上和人格上向现代性的转变,仅仅依赖外国的援助、先进技术和民主制度的引进,都不能成功地使其从一个落后的国家跨入自身拥有持续发展能力的现代化国家的行列^[15]”。

回顾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我们也可以发现:近代许多启蒙思想家都是自觉地将社会的变革和现代化与人的文化心理、价值观念的变革和现代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启蒙思想家和“先进的中国人”对于现代化道路的理解和追求,也大体经历了:器物——制度——文化(文化心理、价值观)的心路历程。近代思想启蒙大师严复主张“开民智,兴民德”,认为这既是改造“国体”的目的,又是改造“国体”的出发点,是治“本”的工作。梁启超认为,国民素质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强弱的重要标志,民弱者国弱,民强者

国强,两者形影不离。鲁迅先生以“阿Q”作为模特儿,深刻揭露和批判了中国人国民性格中的“劣根性”部分,提出“改造国民性”的深刻思想和主张。

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封建主义传统,并且又是一个小生产极其广泛和发达的东方农业大国、农民大国。在旧中国,小生产犹如汪洋大海。1949年初,我国农村人口就占全国总人口的89.4%,事隔60年,仍高达60%左右。我国的许多农村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农村地区至今仍处在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的落后状态中。目前,我国农业基本上还是以手工劳动为主,还保留着以小生产方式经营的家庭副业;“养猪为过年,养牛为耕田,养鸡换油盐,进城打工赚点零花钱”的格局在中西部农村地区还没完全打破,长期形成的农民小生产者的价值观念至今仍然影响甚至支配着许多农民的头脑,价值观念落后的状况也并没有彻底改变。在我国,小农价值观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和极广的覆盖面,它不仅存在于广大的农村地区,存在于农民意识和潜意识中,而且也存在于城市,存在于相当一部分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头脑中。

事情的复杂性还在于,我们又不能片面地、简单地把小农价值观看成纯粹起消极作用的东西。小农价值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成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中也有它一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需要借鉴其积极的思想文化资源。尽管小农价值观在总体上是同现代化的进程相抵牾的,但它也有起积极作用的成分,应该很细心地使其合理部分融入现代价值观念,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文化资源和有机组成部分。即使对起消极作用的部分,也只能创造条件,因势利导,使它逐步改变,决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予以“横扫”。否则我们就是以小农价值观来反对小农价值观,结果只会使小农价值观的消极作用更加膨胀。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过程中,要非常仔细地研究小农的价值观,力求准确地把握它,并且正确地对待它。

对于小农价值观当代命运的分析与审查,我们应该具有历史视野和世界眼光,并且要基于以下3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其一是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发展、技术理性和现代性的张扬,在给人类带来物质财富和物质享受的同时,也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诸多负面效应和深重危机,诸如生态问题、环境问题、能源问题,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人之间、人自身的心身之间关系的紧张问题,人类的价值理性和人文精神的失落问题等等“现代性问

题”;其二是东方伦理型工业文明的发展,同样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和腾飞,并日益获得世人的瞩目;其三是当今中国社会在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中国总体上处于工业化的中期发展阶段,中国社会既存在前现代化问题、又有现代性的问题、还有后现代的问题,对于中国绝大多数地区尤其是广大中西部农村地区来说,主要是要实现现代化,解决前现代性的问题,中国广大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农民才刚刚开始“主体性的黎明”,还没有发展到“主体性的黄昏”。因此,我们在审查小农价值观的当代命运,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伦理时,必须十分清醒地注意两个方面:一方面,既不能因为中国现代化需要大力发展工业文明、弘扬科技理性、张扬现代性而无视人类的价值理性,无视工业文明片面化发展、技术理性和现代性的过分张扬而带来的全球问题和反主体效应,从而对小农价值观持全盘否定的态度,无视其对医治西方“社会病”、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伦理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有用成分和借鉴意义;另一方面,更不能够因为西方工业文明的片面化发展、技术理性和现代性的过度张扬,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国家带来了诸多负面效应,而压抑中国工业文明的发展、科技理性的弘扬,从而把小农价值观加以无限美化,认为它是医治西方“社会病”的灵丹妙药,从而延误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消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意识形态建设。因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我们不是在高度工业文明和科技理性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而是在自然半自然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开始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发展现代工业文明、弘扬科技理性和人的主体性的思想启蒙任务远没有完成。因此,当今中国社会仍需弘扬和发展工业文明、科技理性和人的主体性,只不过弘扬和发展的具体道路可以根据自己国家的历史和民族文化传统、现实国情和国际环境加以选择,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在小农价值观念中,有许多层面的内容都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要确立的价值原则直接相抵触的,它羁绊和掣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对此我们应该予以否定、批判和摒弃。但是,小农价值观中也有许多对防止西方工业文明的片面发展、技术理性和现代性过分张扬、对医治“西方社会病”有借鉴价值的东西,这就需要我们细心地将其剥离出来,加以正确的引导和改造,使其转化为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用的思想文化资源。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在确立中国农民传统价值观的

评价原则时 必须站在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交汇点上,以是否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为现实的参照系和价值坐标,运用文明的发展与文化的进步相统一、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相统一、生产力的标准与人自由全面发展标准相统一的多维评价标准,来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客观的评价,才能对小农价值观的当代命运及其合理走向,作出科学而合理的价值定位和价值判断,从而才能促使其向科学的、合理的现代化方向转化。

三、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农民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立场

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宣传普及活动,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追求,就必须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所谓“教育农民”,主要是解决农民的思想认识问题和政治立场问题,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武装他们的头脑,增强他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克服落后、保守的小农价值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重视对农民小生产价值观的批判,并且十分注重用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教育和改造农民小生产者,使他们具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既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发展史,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史,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史。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就是用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或者说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置换各种非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包含小农价值观和其他非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过程。

纵观马克思、恩格斯的一生,可以说他们是同农民小生产者、小资产阶级意识进行斗争的一生。他们对魏特林的平均共产主义的批判,对以赫斯、格律恩、克利盖等人为代表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对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拉萨尔主义的批判,对杜林的“不伦不类的社会主义”的批判,对苏黎世三人团希伯格、施拉姆和伯恩斯坦的无情打击,对以莫斯特、哈赛尔曼为代表的“左倾”路线的批判,同第二国际内部无政府主义的坚决斗争等等,无一不是他们对农民小生产者、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批判与清算。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列宁晚年改造小农和小农价值观的思想最为丰富和全面。列宁以马克

思、恩格斯的小生产理论、农民理论为理论依据,总结战时共产主义的经验教训,结合俄国小农占绝大多数和优势这一基本国情,提出了落后国家如何改造小农和小农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列宁认为,改造小农和小农价值观,既需要物质技术基础,也需要提高农民的文化知识素质,并要对农民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因为改造小农,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和习惯,这件事需要花几代人的时间。只有有了物质基础,只有有了技术,只有在农业中大规模地使用拖拉机和机器,只有大规模电气化,才能解决小农这个问题,才能像人们所说的使他们的整个心理健全起来^{[2]347}。”“光认得几个字是成不了大事的。我们需要大大提高文化。”“在一个文盲的国家内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2]294}。他强调要通过大力提倡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培养工农群众的主人翁精神,来抵制农民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和官僚主义对无产阶级国家肌体的侵蚀。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大国,农民问题一直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教育农民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这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我们党首先碰到的问题是怎样把“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建设成无产阶级性质的党。为了同官僚主义、家长制作风、绝对平均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流寇思想等农民小生产者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作坚决的斗争,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写下了《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倾向》等一系列著作,对革命队伍中存在的农民小生产者思想倾向的根源、实质、危害等作了深入、系统的分析和批判,提出“克服农民和小资本主义的狭隘性”的问题。他认为,要把农民小资产阶级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主要的办法就是把思想上建党放在第一位,通过经常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教育,反对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在这种建党思想指引下,我党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度里,怎样把几乎完全是农民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党建成无产阶级政党,把农民小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为无产阶级先进分子这样一个大问题。在建国前夕和建国之后,毛泽东也十分重视教育农民的重要性。在谋划新中国未来政权建设和政治建设的著名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就提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3]”的严重呼吁和深刻主张。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十分重视农村改革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在总结改革开放历史经验时,邓小平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进行改革。

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4]138}而农村改革的最初尝试,就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思想解放和结果。要推进农村的进一步发展,也还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在谈到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时,他指出:“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农业搞承包大户我赞成,现在放得还不够。”^{[4]23}这也就是说,在农村、农民中一部分人“先富”问题上,还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教育农民。要解放思想、教育农民,邓小平还特别强调要破除农民小生产习惯势力和落后小农价值观的影响。对于农民小生产习惯势力的消极影响,邓小平指出:“小生产的习惯势力还在影响着人们。这种习惯势力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求发展,不求进步,不愿接受新事物。”^{[5]42}小生产习惯势力必然导致人们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而“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5]43}在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时,邓小平强调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并且强调主要是指思想教育和政治教育。而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即用社会主义人生观、价值观和理想信念来教育广大农民,根除他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小农价值观、封建主义意识以及腐朽落后意识。

江泽民十分重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并且特别强调社会主义思想和优良风尚教育农民、改造和清除小农价值观和小生产习惯势力的极端重要性。江泽民指出:“我们党正确处理同农民的关系,保持同农民群众的坚强团结,靠的是什么?就是靠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靠不断地给农民群众看得见的物质利益,靠对农民的坚强有力的组织工作和服务工作,还靠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在几个‘靠’,也是我们党正确处理农民问题的一些基本经验。”^[6]他还特别强调:“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思想和优良的社会风尚不去占领,落后的错误思想和消极不良的社会风气就必然会去占领”^[7]。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成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还不够健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影响”^[8]。强调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教育农民、改造小农、破除农民小生产者习惯势力的消极影响长期性和重要性。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先后提出

和实施了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和举措。而这些重大战略思想和举措的中心问题之一就是“三农”问题。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特别是以工农为主体的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党的先进性教育重要方面是用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置换各种非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包括小农意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既包括物质建设和制度建设,也包括思想文化建设、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培育新型农民、弘扬农民的主体意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题中应有之义,城乡和谐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武装全体人民,就必须清除根深蒂固的小农价值观。因此,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特别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几乎都与“三农”问题、特别是小农价值观问题相关。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上,党中央十分重视“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发挥亿万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主体作用”,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问题上,党中央特别强调“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在这些新思想、新举措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教育农民的思想,是指导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参考文献:

- [1]转引自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M].殷陆君,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 [2]列宁.列宁选集:第三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7.
-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6]江泽民.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121.
- [7]江泽民.江泽民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13.
- [8]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求是,1997(18):9-11.